

新时期

文坛风云录

1978—1998

主编 杨志今 刘新风

舌苔事件

关于“重写文学史”的争论

新时期文学的发端——伤痕文学

崛起的诗群

关于《苦恋》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WM(我们)》风波

“文化热”与寻根文学

第五代导演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上

新时期文坛风云录

主编 杨志今 刘新风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新时期文坛风云录(上下)

主 编 杨志今 刘新风
责任编辑 吴兰萍
责任校对 陈余齐

封面设计 张 迅
版式设计 胡学军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 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5637018
印 刷 者 长春科技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7.625
字 数 64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套

标准书号 ISBN 7-206-03024-6/G·844
定 价 45.00 元(全二册)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新时期文坛风云录

(1978—1998)

主 编：杨志今 刘新风

吉林人民出版社

前 言

从1976年的动荡之秋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谁都知道，这二十多年对于中国，对于中华民族，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毋庸置疑地意味着什么，标志着什么，说明着什么。在这二十多年中，中国的文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现在想来，真可谓恍如隔世。

二十年，我们却几乎走了别人一个世纪、甚至是更长时间所走过的路。

从东方的天理到西方的人欲，从抽象的精神到具体的物质，从波特莱尔对阴冷的嗜癖到弗洛伊德对性的崇拜，从基督徒般对生灵的抚爱到犹如中国古代的先哲朱子那般对于同类的漠视，我们实在是经受得太多、经受的变化太大了。这变化犹如过眼云烟，转瞬即逝……

二十多年的历史并不遥远，我们清楚地记得，各种各样的“热”，曾经向我们迎面扑来。

“科技热”使我们迷醉，“反思热”使我们深沉，“人性热”使我们对自己都感到陌生，“文化热”使大家每一个人都显得满腹经纶，只有“人文精神热”的讨论遗憾地没有使所有人都跟着高尚起来；此外还有“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等等、等等，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于是，我们只能囫圇吞枣，善意地、然而也不免幼稚、不免笨拙地去模仿，去无病呻吟，去“为赋新词强说愁”；于是，我们几乎一夜之间便同时都成了哲学家，整天泡在幻想里高谈阔论，奢谈“绝对的自由”和“学习死亡”，奢谈“超人”和“自我扩张”，奢谈“压抑”、“转移”与“快乐学说”……

因此，复杂的情况出现了。

压抑后的释放便产生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隐私文学”，释放后的迷惘便导致了“寻根文学”，迷惘后的失望便是“新写实”的温床、是“原生态”的前提、是“零度情感”的诱因……模仿的结局，是我们的文学之路莫名其妙地越走越窄；寻寻觅觅的直接后果，是我们越来越“冷冷清清”，越来越“凄凄惨惨戚戚”。文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小圈子里的观赏品，个别文学杂志居然到了打烊关门的地步。面对如此严重的吃饭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

然而，与某些文学期刊处境艰难的惨况相比，影视界却动辄以几百万、上千万的高投入、大制作轰炸文坛，独领风骚，该拿奖的拿奖，该赚钱的赚钱；就连一向叫苦连天的各路文艺

剧团，君不见也是今天一出大戏，明天一次汇演，闹得红红火火沸沸扬扬热热闹闹。面对日新月异前途广阔的文化市场，何以只有文学如此命途多舛、性命乖张？

看来，问题还是出在文学自身。

二

新时期文学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已经走过了两个发展阶段——反思阶段和探索阶段，而且显然已在狭路上穿行，前途必须求变了。

1996年一批新社会问题小说的出现，形成了一股强劲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波荡了整个中国文坛，令人瞠目结舌，同时也让很多人眼热——怎么那么多人梦寐以求的社会效果，居然被几个灰头土脸的“农民”给撞上了？不用说河北的“三驾马车”何申、谈歌、关仁山，就是湖北的刘醒龙、河南的李佩甫、山东的刘玉堂……哪一个像是冰雪聪明、天生的福将？话说回来，这些人的确并不比别人特别聪明，他们的作品也远远并非尽善尽美，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白，那就是他们的作品适应了读者的胃口。老百姓喜欢，有人愿意掏钱买，有人愿意花时间看，你有什么办法？于是，新时期文学从此开始走上第三个发展阶段——回归。

现在，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已经愈来愈多了，甚至有很多当年热衷于“探索”的人，也不期然而然地毅然走上“回头路”，关注现实的文丛里终于又热闹起来。同时，各种各样的文学，只要是自己能够耐得住寂寞，你也可以尽情地选择自己的方式个性地生长、个性地生活。这也许正是我们所朝思暮想日夜期待的初步繁荣的文艺景观吧。

那么，在市场前提条件下，文学的命运所昭示给我们的又是什么呢？

三

不管怎么说，“当下”的文坛是呈现出一片相当的繁荣，实在来之不易。

文坛容许各种各样的观点和创作存在，正说明改革开放的大气候为我们提供了尽情施展才华的天地和可能。对此，我们应该格外珍惜。我们没有什么权力惹是生非，来破坏这方大家所共有的天空和环境，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维护这方天空和环境的和平、清洁与优美而贡献我们的微薄力量。

但是，只要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文坛上的事情，其实就会发现很多问题。比如有的作家艺术家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贵族心态，总觉得自己是救世主、是先知，总是好为人师，时刻准备着点化顽石、“拯民众于水火”，总有一种君临天下、俯视一切、普度众生的感觉；有的作家艺术家则把文学当作“大便”，只图自己一时痛快，一股脑“排泄”出去，管你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接受不接受；还有的作家艺术家某种欲望难以实现，便总是看什么都不顺眼，横竖不舒服，于是怀着怨恨的情绪去创作，结果在他的笔下到处都是阴暗面。显然，这都不是正常的，都是与文学艺术的旨意相去甚远、甚或背道而驰的，非但不应提倡，反而应当鄙夷、应当唾弃。

其中，目前最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关于历史观的问题。

新时期以来哲学界关于人性的讨论，不单波及史学，同时也影响到了文艺领域。80年代新历史浪潮的出现，为作家艺术家们的创作无疑又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空间，但是，由于受到

西方各种文艺思潮、尤其是受到国内关于人性问题讨论的影响，以及一些非常复杂的原因，致使某些作品在历史观问题上出现了偏差。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基石。简单地讲，它强调两方面内容：一是强调历史事实的确定性，二是强调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而在我们的某些作品中，作者所遵循的历史观却恰恰不承认、甚至否定客观历史，认为“历史是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写的”、“是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因此，反映在作品中，往往表现在：

1. 片面强调历史的偶然性，强调“一切都被偶然左右着”，从而削弱、淡化了正义与非正义、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抹煞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对人的行为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只是片面地从抽象的“文化”角度凸现人的本能的、血缘的、宗族的、习俗的因素对人物行为的左右。有的小说写到，年轻的主人公在决定自己是参加共产党还是参加国民党时，要靠扔硬币来下定决心，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2. 片面强调人性，把人性的地位无原则、无前提地夸大到超越历史、超越政治、超越阶级的地步，似乎人性是决定一切——包括社会发展和人的言行的根本动因。随着这样的思潮的出现，文艺界与史学界一样，兴起一股翻案风，旨在从文艺上、乃至历史上为一些史有定评的人物翻案。这种倾向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较为明显存在。

3. 片面强调个人感觉，淡化历史环境和历史背景，在突出个人的痛苦与磨难的同时，割断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从而抹煞了历史环境之间的差距。这样的作品，看了之后让人觉得建国前和建国后一个样，“文革”前和“文革”后一个样，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一个样。这在客观上便是人为地歪曲了

历史。

4. 因为片面地强调了历史的偶然性，所以在风云变幻、诡谲莫测的历史变革面前，一部分作家艺术家认为历史没有规律可寻，无从把握，故此从对事物本质的探求中退避下来，听天由命，直接导致了“宿命论”的死灰复燃。他们强调造化弄人，因此怀疑一切，在无望之中期待着歪打正着的、种瓜得豆式的奇迹出现。

总之，这些历史观上出现的偏差，结果是使一部分作家艺术家放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放弃了对历史规律的探寻、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对未来理想的昭示，沉溺于对生活表象的记录、对社会“原生态”的描写、对“无距离真实”的苛求，或者是干脆强调“文学要与现实保持距离”、“要回到文学自身”，采取了一种逃避现实的态度。

文艺界这些问题的出现，原因很复杂，值得我们深思……

四

正是这样，这些年来，我们的文艺取得了很丰硕的成果，但是也同样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我们今天回顾历史，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更好地前行。

我们编撰《新时期文坛风云录》这样一部书，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力争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较为全面地揭示出中国文坛二十年来发展的全貌。在编撰中，我们选取了一些题目，力图涉及文艺的各个领域，并希图以此简洁地勾勒出新时期文艺发展的曲折历程；我们还选择了近 200 幅有关图片，与文字映衬配合，使图文相辅，互为补充，尽管不无缺漏、甚至是很大的缺漏，但是就目前来讲，这差不多已经是我们所能尽到的

最大努力了；此外，在文章中，我们力求客观公允地叙述历史，但文责自负，我们也不可能一味地为了统一全书的风格，而武断地抹杀了每一位作者的个性。书中有一些篇章，是我们特约事件的亲历者、参与者亲自撰写的，是他们根据自己的回忆或笔记整理出来、首次发表的，其中有许多细节值得玩味、值得咀嚼，可以说是很珍贵的史料，其价值自不待言。

由于我们工作的疏漏，本书一定还会存在很多问题，欢迎批评、指正。

编者

1999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前 言	(1)
-----	-------

文艺界的拨乱反正	(1)
----------	-------

新时期文学的发端——伤痕文学	(17)
----------------	--------

胡耀邦与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	(32)
---------------	--------

放到历史环境中去考察	(52)
------------	--------

关于两个座谈会的回眸	(64)
------------	--------

“青春诗会”十八年	(76)
-----------	--------

崛起的诗群	(92)
-------	--------

胡风、丁玲平反始末	(103)
-----------	---------

“科学热”与直面现实的报告文学	(122)
-----------------	---------

全国中短篇小说大检阅	(136)
------------	---------

关于《苦恋》	(152)
--------	---------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大讨论	(168)
--------------	---------

《WM (我们)》风波	(185)
-------------	---------

新时期文学的第三次浪潮——改革文学	(199)
-------------------	---------

关于文学主体性论争	(211)
-----------	---------

“文化热”与寻根文学	(226)
“第五代”导演	(239)
中国电影：“第五代”之后，第六代？	(257)
✓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	(272)
现代主义文学创作鸟瞰	(284)
走出乡野	
——中国现代美术断想	(295)
新时期流行音乐的消长	(312)
京城服饰新潮追踪	(334)
舌苔事件	(342)
关于“重写文学史”的争论	(353)
稀粥事件	(368)
✓ 风靡一时的纪实性报告文学	(380)
风头强劲的新写实小说	(393)
陕军东征	(406)
“人文精神”大讨论	(418)
✓ “现实主义冲击波”的论争	(430)
个人化创作的兴起	(440)
实验小剧场演出	(455)
文学自由谈	(464)
✓ 《马桥词典》事件真相	(476)
王朔与“王朔现象”	(497)
“五个一工程”巡礼	(512)
鲁迅文学奖的设立	(537)
茅盾文学奖步履艰难	(549)
知青文化现象	(566)
《马家军调查》事件	(581)

“文抄公”的“现象还原”	(596)
“气功热”与神秘文化现象	(606)
千古平民英雄梦 ——武侠小说热的文化透视	(616)
附 录	(628)
一、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	(628)
二、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	(630)
三、“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名单	(634)
四、大众电影百花奖获奖名单	(651)
五、中国电影金鸡奖获奖名单	(659)
六、电视飞天奖获奖名单	(726)
七、文化部新剧目文华奖获奖名单	(801)
八、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奖演员一览表	(853)

人文精神与先锋文学

文艺界的拨乱反正

在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所攫取的政治权力，窃取和篡夺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权，在文艺界实行法西斯专制，使文艺界遭受了极为沉重的摧残，出现了新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黑暗的时期。“文革”期间，文艺界疮痍满目，伤痕累累，文艺园地百花凋零，万马齐喑，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一大批有才华的作家、艺术家、文艺理论家如老舍、田汉、赵树理、杨朔、闻捷、周信芳、郑君里、盖叫天等惨遭迫害，终至含恨而逝。许多优秀作品被禁毁或打入冷宫，同时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动用一切舆论工具，大肆宣扬和推广“样板戏”，把“样板戏”钦定为“无产阶级文艺”的“楷模”，全国八亿人只能看“八出戏”，另外，他们还以唯心的、极“左”的反动文艺观点来重新创作一批为之效劳的文学作品，大搞“帮派文艺”、“阴谋文艺”。全国所有的文联、作协及其他一切文艺协会被强行解散。除《解放军文艺》外，一切文艺刊物被迫停刊；从中央到地方的文艺团体也停止了活动。

就这样，整个文苑一片凄凉、一片荒芜。

1976年10月，当粉碎“四人帮”的欢呼声、鞭炮声震撼中国大地的时候，历史又欣喜地翻开了新的一页，我国的社会

主义文艺事业又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广大文艺工作者心潮澎湃，百感交集，兴高采烈地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热情洋溢地欢庆“第二次解放”。

面对“四人帮”对文艺界的长期干扰和破坏，面对传播甚广的极“左”文艺思想的流毒，文艺界的首要任务就是拨乱反正，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拨乱反正的工作是从揭露、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开始的。彻底批判和推倒“文艺黑线专政”论是文艺界批判“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中心任务。这是关系到如何估价文艺的发展历史和成绩、关系到能否正确纠正极“左”文艺思想流毒的重大问题。

1966年1月，江青窜到苏州找林彪密谋策划，林彪立即决定用他窃取的权力，委托江青从2月2日到2月20日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炮制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3月22日，由林彪亲自在前面加上按语，4月经中央批准转发全国。4月18日，林彪、江青一伙以《解放军报》社论的方式，公布了《纪要》的内容。《纪要》的出笼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勾结起来进行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步骤，是他们在文化领域里实行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黑纲领。

《纪要》的要害是林彪、江青合伙炮制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他们想借此篡夺党对文艺的领导权。在《纪要》中，他们颠倒黑白地公然宣称：建国以后的文艺界是“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以这个论断为前提，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建国后的文艺路线、领导、作家队伍、

作品以至整个新文学进行了全面否定，从而为他们窃夺文权和在文艺领域实行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大造了反革命舆论。

林彪、江青一伙给十七年的文艺界扣上了以下五顶莫须有的大帽子：

一曰“路线黑”。《纪要》中说，建国以来文艺界“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方针”，文艺方向问题没有解决。“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也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他们还说建国以来的文艺理论是为“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所控制，把建国以来的文艺理论概而诬之为“黑八论”，即“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反题材决定”论、“写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和“离经叛道”论，称之为“文艺黑线”的“代表性的论点”。

二曰“领导黑”。《纪要》还把打击的矛头指向党在文艺战线的大批领导干部。说这些人不执行党的文艺方针，在30年代就提出过“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的口号，现在许多人已经“掉队了”。进而把我们党的宣传部门和文艺单位的许多主要领导干部都诬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走资派”、“黑线头目”乃至“叛徒”、“特务”等，为篡夺文权大造舆论。

三曰“队伍黑”。《纪要》把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成长起来的文艺队伍说成是“黑”的。认为30年代的左翼文艺工作者中，有些人没有过好“民主革命这一关”，“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诬蔑我们文艺队伍中“许多文艺工作者，是受资产阶级教育培养起来的，在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过程中，有些人经不起敌人的迫害叛变了，或